



07808

東園友聞

說畧三十一

昔見周草窻先生弁陽客談有信義湯一

服蓋修竹先生筆也其方云信義等分每

晨至暮服之無斃自然心廣體胖積以歲

月日用常行惟信義是服不患不到聖賢

地位也

草窻周公謹修竹王監簿也

虎林先生所書客談皆六經語而於儀禮

尤致意焉觀此則先生之學可見先生嘗

說畧卷集

東園友聞

雲山

爲困學老人館賓鮮于深敬之教其二子

鮮于聞先生之訓其學益進先生戲曰某

教其子乃教其父相與一笑

虎丘咸元仁也

胡牧仲先生以經學名世行義聞望著于

東南國初金宋諸老宗之吳興趙承旨嘗

有詩挽之曰淚濕黔婁被情傷郭泰中觀

此則先生之爲人可知矣所謂獨行不愧

影獨寢不畏衾先生其人也弟汲仲先生

亦特立獨行一毫不苟取趙承旨嘗爲羅
司徒以禮請先生作其父墓銘先生悻然
怒曰我豈爲宦官作墓銘耶觀此則其剛
介可知當時承旨爲司徒以金百定奉先
生潤筆是日先生在陳其子千里以情白
座上諸客勸先生受先生却之愈堅聞先
生之風諛墓而求金者寧不自警乎先生
送蔡如愚歸東陽詩云薄糜不繼襖不裹

龍巖叢書

不東園本用

二

不雲院

謳吟猶是鐘球鳴嘗語惟善曰此余祕密
藏中休糧方也

曲江錢
惟善書

世祖暮年桑哥專權納賄中書之政漸弛
上初不知也時徹里爲御史中丞力言之
至再不聽且怒命速古而赤批其頰遣之
一日上方燕坐便殿中徹里公入上作色
迎謂之曰徹里又欲言桑哥耶公曰然臣
諦思之國家置臺諫猶人家畜犬也譬則

賊至而犬吠主人不見乃箠犬犬遂不吠
豈良犬乎上悟頷之未幾桑哥敗噫使臺
諫一如公天下寧有亂耶

仁廟潛邸日奉太后在懷孟駐輦之夕暑
雨方霽群蛙亂鳴閣閣不少休兩宮達旦
不寐翊日近臣宣太后令諭蛙曰吾母子
方憤憤蛙忍惱人邪可往他處鳴毋復留
此自是至今十餘年蛙不再鳴越明年仁

詠髮叅集

東園友聞

三

雲山書院

宗入京誅安西王迎武宗於北藩入繼大
統時至大元年也聖人所至山川鬼神陰
來相之况魚蟲之微有不從令者乎因書
以廣異聞

至正庚子七月
晦全思誠書

至順庚午赴南宮嘗侍虞奎章坐談及東
平富人新居落成有丘真人者道行重一
時凡欲徼福利者慕其道爭迎致之幸其
一至咸自慰足富人以禮致真人將冀一

言以頌其居真人既入室默不一語輒以所持鐵杖於墻壁窗戶頗毀裂之亟出富人怏怏率家人羅拜以希解悟真人曰若室完美茂以加矣雖然完必毀吾不先毀之若將無以圖厥終今毀矣若宜思其毀而欲完者克保全之則若與若子孫庶幾歌斯哭斯永終無替富人悅服

吳興陳伯敷翰林編修時為璋言參政王

說書叢集

東園文淵

四

雲山書院

公繼學自筮仕京師遊宦四方久去鄉里及拜中書參議歸省逮里門舍騎徒步遇長者輒拜過市有老翁坐肆公趨拜肆下翁倨坐曰小大北方卑幼之稱久不見汝汝來奚自公曰自京師翁曰仕否公曰忝參議中書翁又曰小大朝廷官爵不可得在意公逡巡拜謝翁倨坐如故吁中原習俗之厚王公謙德之隆君子所樂道也

余客京口聞有閔仲達陳子方者幼同讀書長同習吏事又同籍杭郡吏循次錄敎則陳在先閔乃以計先之陳終無幾微怨嫉意適故人約陳偕入京達官貴卿交薦以仕尋僉憲浙西閔方以日月陞掾憲府聞陳之來歎曰何面目見之稱疾不出陳下車亟問吏曰閔仲達何不見耶咸以疾對陳曰非疾憚我也我將見之及其門閔皇懼出肅陳曰吾與君交至深誼至篤君昔先我而吏郡者命也非此吾所就寧至是耶今又幸同處苟有未至方賴於君何稱疾爲宜亟出閔感激從事相好如初顧德玉樵李人也其父南山嗜浮屠至舍其居爲白雲菴以宅學佛者德玉獨好諸經子史習古詩文與儒者游嘗從觀光余先生學觀光老無子德玉養焉一日觀光

之他所病卒于道德玉爲營棺槨以斂之
凡賻於身者皆致其誠焉後迎其喪以歸
置之正堂躬服斬衰苴屨俾其子若妻暨
童子咸如之朝夕哭踊旬必祭奠哀之若
喪父然越三月負土築隴隴成葬之復結
廬墓側居三年而後已歲時之享弗替也
或曰古者爲師服心喪未聞爲齊斬以喪
之也德玉曰否民生於三師居其一於父
何異吾所以爲此者將以愧天下之爲人
弟子而忘其師者也

劉信甫廣陵人也倜儻尚氣不事小節然
重厚少文其先嘗事廣陵富商順風曹氏
曹氏將死以孤屬信甫信甫撫曹氏孤幾
冠孤之季父欺其幼且利其貲乃陳于郡
曰曹氏之先家貲若干緡未析皆爲姪所
據願中分之郡守劉知其詐乃直曹氏孤

季之子慚毒其父父死陳于郡曰第殺吾
父郡長馬馬火者始蒞事與守有隙疑守
受曹氏孤賄欲置曹氏孤法并得以中守
引致百餘人捶擊無筭皆自誣服曰曹氏
孤使某殺季郡守受曹氏孤賄若干未致
信甫欲其無兩辭以成獄拷楚蒿狀身無
可擊者信甫曰殺若季者某也曹氏孤實
不知郡守卽無賄密使置曹氏孤于京匿
之大家使勿出謂之曰事畢而後歸乃以
金帛賂郡長左右從減死論旣出卽詣京
師叩蹕自陳卒置郡長于法守復其官凡
獄訟道理費以鉅萬計曹氏孤歸計其費
以償之信甫笑曰奴之富皆主之餘也脫
主於厄分內事詎敢以費求償哉卒不受
聞者莫不重其義也南北之士或貧不能
自給者信甫不問識與不識無不周給之

亦不責券嘗遊吳中以百金加束帛致余
淑其子余以母老辭焉

至元十三年丙子春正月十八日淮安王
伯顏以中書右丞相統兵入杭宋謝全兩
后以下皆赴北有王婉儀者題滿江紅于
驛云太液芙蓉渾不似舊時顏色曾記得
春風雨露玉樓金闕名播蘭簪妃后裏暈
潮蓮臉君王側忽一朝鼙鼓揭天來繁華

說畧彙集

東園文圃

八

雲山書院

歇龍虎散風雲滅千古恨憑誰說對山河
百二淚霑襟血驛館夜驚塵土夢寶車曉
轉關山月只姮娥相顧肯從容隨圓缺或
云王昭儀下張璠英所賦也夏五月二日
兩后抵上都朝見世皇十二日夜故宋宮
人安定夫人陳氏安康夫人朱氏與二小
姬沐浴整衣焚香自縊死朱夫人遺古詩
一篇於衣中云旣不辱國幸免一身不辱

父母且不辱親藝祖受命立國以仁中興
南渡計二百春世食宋祿羞爲北臣大難
既至劫數回輪妾輩之死守於一貞焚香
設誓代書諸紳忠臣孝子期以自新時皆
服其貞烈此四人者視前日之託隱憂於
文辭者相去固萬萬矣是年丞相偏師徇
地至台之臨海民婦王氏者美姿容被掠
千夫將殺其舅姑與夫而欲私之婦誓死
不可自念且被汙因陽曰能俾我爲舅姑
與夫服期月乃可事主君千夫長見其不
難於死從所請仍使俘婦雜守之師還挈
行至嵎縣過清風嶺婦仰天竊歎曰吾知
所以死矣卽嚙拇指出血寫口占詩於崖
石上曰君王無道妾當災棄女拋男逐馬
來夫面不知何日見妾身料得幾時回兩
行清淚頻偷滴一片愁眉鎖不開回首故

山看漸遠存亡兩字實哀哉自投崖下以
死死之日抵今且八九十年石上血起如
始寫時不爲風雨所剝蝕僕昔過其下尚
能讀所寫詩岷丞謝端爲之立祠刻碑於
死所白野泰不華兼善公守越立廟像享
之鄉人私表曰貞婦著作李五峰先生孝
光爲記郡上其事於朝未報噫使公卿將
相貞守一節若此數婦者豈有賣降覆國
之禍哉宜乎秦賈之徒爲萬世罪人也

說夏秦集

不東園友聞

十

不雲山書院

周君景遠馳爲南臺御史時分治過浙省
日與朋友往復其書吏不樂似有舉刺之
意大書壁上曰御史某日訪某人某日某
人來訪御史忽見之呼謂曰我嘗又訪某
人汝乃失識何也第補書之因復謂曰人
之所以讀書爲士君子者正欲爲五常綱
維也使我今日絕故舊是爲御史而墜一

常其可乎寧不爲御史不可滅人理吏赧

然謝服而退

南村陶宗儀書

杜清碧先生本以翰林待制聘至杭日有所編五聲韻自大小篆隸以至外化蕃書及國朝蒙古新字靡不收錄題曰華夏同音一日康里子山平章公夔夔見訪語及聲律之學因問國字何以用司

喉音有音無字

字

爲首先生答曰正如嬰兒初墮地時作此

說文

東園齋

十一

雲山書院

一聲乃得天地全氣也平章甚善其說

唐建中四年李希烈陷汴州復遣兵數千人抵項城縣蓋將掠人玉帛妻女縣令李侃不知所爲其妻楊氏曰君縣令也寇至當死力不足死焉職也君如逃則誰守侃曰兵與財俱無將若何楊氏曰若不守縣吾民爲賊所得矣今倉廩皆積也府庫皆財也百姓皆戰士也重賞罰以令士其必

濟於是召吏胥百姓於庭楊氏曰縣令民
主也然歲滿則罷去非若吏人百姓墳墓
斯存宜相與致死以守忍失其身而爲賊
之人耶衆皆泣許之乃誓曰以瓦石中賊
者與之千錢刀矢兵刃之物中賊者與之
萬錢得數百人偪率之以登城楊氏親爨
以食之無少長必周而均使偪與賊言曰
項城父老義不從賊矣皆悉力以守賊得
吾城不足以威不如亟去徒失利無益也
賊衆皆笑忽流矢誤中偪手偪傷而歸楊
氏曰君不在則誰固守與其死於城戰不
猶愈於家乎偪裹傷復率其徒將趣城而
一人有以弱弓射中其帥墮馬死卽希烈
壻也賊勢沮遂相與散去項城之人得保
完刺史上偪之功超遷緒州太守嗚呼婦
人女子之德奉父母舅姑盡恭順和柔者

則賢矣守土保民忠誠勇烈之道此公卿大臣之難事斯時也憑堅城深池儲畜山積財貨自若冠胄服甲負弓矢而馳者不知幾人其勇不能自守其忠不能以自死棄其城而走者舉若是也彼何人哉楊氏婦人也孔子曰仁者必有勇楊氏當之

宋末岳州徐君寶之妻某氏被虜來杭居韓蘄王府自岳至杭相從數千里相與數

說畧叅集

東園友聞

十三

雲山書院

月虜欲犯之屢以巧計得脫一日虜必欲強污之度不可脫乃謂曰俟我祭亡夫謝絕之可事汝虜喜而然之遂嚴妝焚香祝畢赴池水而死將赴死之際題滿庭芳一闕于府壁云漢上繁華江南人物尚遺宣政風流綠窻朱戶十里爛銀鈎一旦刀兵齊舉旌旗擁百萬貔貅長驅入歌臺舞榭風捲落花愁清平三百載典章文物掃地

俱休幸此身未北猶容南州破鑑徐郎何在空惆悵相見無由從今後夢魂千里夜夜岳陽樓余至杭聞徐子祥言之徐正斲王府鄰尤及見其親書後宣伯裝先生亦言正與清風嶺同所謂一時一事也

江陰人李安撫歸附于元後謚恭敏所居門首立坊曰恭敏坊近歲子孫以故址賣與里人薛氏土木一新視昔有加有客語薛云君之門而猶存李氏之坊恐非君所宜也薛深然之指恭敏之族尊行者惟唐卿可主其事乃貽以錢百緡李欣然徹之是夕李嚙語呻吟甚苦妻急呼之覺曰我夢見袍笏大官自云是我祖責我不能世守其業又毀其坊且罵且撻我負痛號泣故致此耳語旣暴死莫救越明年城燬于兵薛氏屋復爲瓦礫之區

江東信州故宋時取土築城爲濠百畝渺然有江湖之意遂名南池中有地可架屋數十楹舊爲州民某氏居之有年矣歸附後滅徹來監是郡遂有其地春夏之交每苦群蛙聒人然無術以去之三十八代天師廣微子朝京還用以此告廣微以瓦片朱書篆使人投於池中曰群蛙自此母作聲於是寂然至今絕無蛙鳴亦可異也

說賢齋集

東園文翰

五

雲山書院

友人唐伯剛曰北方凡阜鵬作巢所在官司必令人窮巢探卵多寡若三枚必設置以守之及其出乃一狗也取而飼養之長則獻於朝廷與常狗無異但耳上多羽毛數根耳田獵之際鵬則上飛狗則陸行所逐同至名曰鷹背狗蓋凡物生三子必有一異惜人未有聞焉偶記于此

質谷邵煥識

曩余遊學金陵日與同門二三輩謁見起

巖王先生起巖曰新學切當以禮義廉耻
四者存心涵養得熟家業不患不成功名
不患不至學問不患不精上而天子下而
庶人何莫不本於四者乎余旦旦而思之
四者根於心內有所主則揖讓進退合其
節動用制作得其宜取予得其當剛介有
所守矣內無所主則傲縱自肆譁張貪暴
不可勝言矣驗諸行事觀諸人品於是言

說覽彙集

東園友聞

六

雲山書院

而益信蓋起巖乃吳草廬門人也斯言咸
有源委近僻處江村嘉言日無聞因是而
書以自警又起巖嘗招程敬叔先生教其
子弟建江東書院以處之學徒如雲衣食
或不充咸資於王程先生喪偶有孤女一
如已女豐其奩具以遣之王江東名士也
近隔於兵重爲斯文惜質谷邵
煥識

上海民有以譎詐而致富者丙申夏四月

其居燬于兵爲卒所執索窖藏物民給之
曰此非我居我逃難至此耳我居距此纔
百餘步汝欲窖可同往卒然之民遂導卒
至其故人之居發地數處終不得窖卒知
其給已怒而殺之

昔有富翁方與客對談適一人垢衣弊屣
如屠沽者自外至翁肅容而起迎之上坐
退而拱立其人曰汝坐翁乃坐客問翁曰
彼何人耶翁曰某族叔父也客哂之曰吾
族則無此翁曰但君族未廣耳客大慙

宋太學生會稽唐珏字玉潛當至元戊寅
冬楊璉真伽發趙皇族諸陵寢至斲殘支
體攫珠襦玉匣焚其髑棄骨草莽間唐聞
之痛憤亟貨家具得白金百星許執券行
貸又得百星許乃具酒醪市羊豕飲里中
少年唐具告以願收遺骸共瘞之衆歡諾

一少年曰事露奈何唐曰余固籌矣今四
郊多暴骨取竄以易誰其知之乃斲文本
爲櫝紉黃絹爲囊各署其表曰某陵某陵
分委而散遣之藪地以藏爲文而告詰旦
事訖來集出白金羨餘酬之戒勿泄越七
日下令裒陵骨雜置馬牛枯骸中造塔錢
塘以內之名塔曰鎮南杭民悲不忍仰視
了不知陵骨之猶存也後數年人始有傳

說纂集

東園文淵

大

雲山書院

唐之高誼由是玉潛義風震動唐復有夢
中詩四首其一曰珠亡忽震蛟龍睡軒弊
寧忘犬馬情親拾寒瓊出幽草四山風雨
鬼神驚其二曰一杯自築珠丘土雙匣親
傳竺國經只有東風知此意年年杜宇泣
冬青其三曰昭陵玉匣走天涯金粟堆寒
起暮鴉水到蘭亭轉嗚咽不知真帖落誰
家其四曰珠鳧玉鴈又成埃斑竹臨江首

重回猶憶去年寒
食節天家一騎捧香來
葬後又於宋常朝殿掘冬青樹植于所函
土上作冬青行二首曰馬箠問髡形南面
欲起語野麇尚也東何物敢盜取餘花總
飄蕩白日衰后土六合忽恠事蛻龍掛茅
宇老天鑿區區千載護風雨又曰冬青花
不可折南風吹涼積香雪遙遙翠蓋萬年
枝上有鳳巢下龍穴君不見犬之年羊之

說卷癸集

東園友聞

九

雲山書院

之華亭
夏頤

東園友聞

終

拊掌錄

說畧三十二

雜記三十二

東萊呂居仁先生作軒渠錄皆紀一時可笑之事余觀諸家雜說中亦多有類是者暇日裒成一集目之曰拊掌錄不獨資開卷之一笑亦足以補軒渠之遺也延祐改元立春日輒然子書

王溥五代狀元相周高祖世宗至宋以宮師罷相其父祚為周觀察使致仕祚居富

說畧叢集

拊掌錄

一

雲山書院

貴久奉養奢侈所不足者未知年壽耳一日居洛陽里第聞有卜者令人呼之乃瞽者也密問老兵云何人呼我答曰王相公父也貴極富溢所不知者壽也今以告汝俟出當厚以卦錢相酬也既見祚令布卦成文推命大驚曰此命惟有壽也祚喜問曰能至七十否瞽者笑曰更向上答以至八九十否又大笑曰更向上答曰能至百

歲乎又歎息曰此命至少亦須一百三四
十歲也祚大喜曰其間莫有疾病否曰竝
無之其人又細數之曰俱無祇是近一百
二十歲之年春夏間微苦臟腑尋便安愈
矣祚大喜回顧子孫在後侍立者曰孩兒
輩切記之是年且莫教我喫冷湯水

司馬溫公屢言王廣淵章八九上畱身乞
誅之以謝天下聲震朝廷是時滕元發爲
起居注侍立殿均旣歸廣淵來問元發早
來司馬君實上殿聞乞斬某以謝天下不
知聖語如何元發戲曰我只聽得聖語云
依卿所奏

葉濤好奕棋王介甫作詩切責之終不肯
已奕者多廢事不以貴賤嗜之率皆失業
故人目棋枰爲木野狐言其媚惑人如狐
也熙寧後茶禁日嚴被罪者衆乃目茶籠

爲草大蟲言其傷人如虎也
熙寧間蜀中日者費孝先筮易以丹青寓
吉凶謂之卦影其後轉相祖述畫人物不
常鳥或四足獸或兩翼人或儒冠而僧衣
故爲恠以見象米芾好恠常戴俗帽衣深
衣而躡朝鞞紺緣朋從目爲活卦影
沈括存中方就浴劉貢父遽哭之曰存中
可憐已矣衆愕問云死矣盆成括也

說郛卷集

八相堂錄

三

八語院

石資政中立好詼諧樂易人也楊文公一
日置酒作絕句招之末云好把長鞭便一
揮石畱其僕卽和曰尋常不召猶相造况
是今朝得指揮其詼諧敏捷類如此也又
嘗於文公家會葬坐客乃執政及貴遊子
弟皆服白欄衫或羅或絹有差等中立忽
大慟人問其故曰憶吾父又問之曰父在
時當得羅欄衫也蓋見在執政子弟服羅

而石止服絹坐中皆大笑

昔一長老在歐陽公座上見公家小兒有小名僧哥者戲謂公曰公不重佛安得此名公笑曰人家小兒要易長育徃徃以賤物爲小名如狗羊犬馬之類是也聞者莫不絕倒

劉貢父嘗言人之戲劇極有可人處楊大年與梁同翰朱昂同在禁掖大年未三十而二公皆高年矣大年呼朱翁梁翁每戲侮之一日梁謂大年曰這老亦待雷以與君也朱於後亟搖手曰不要與衆皆笑其敏雖一時戲言而大年果不五十而卒

李覲字泰伯盱江人賢而有文章蘇子瞻諸公極推重之素不喜佛不喜孟子好飲酒作古文彌佳一日有達官送酒數斗泰伯家釀亦熟然性介僻不與人徃還一士

人知其富有酒然無計得飲乃作詩數首
罵孟子其一云完廩捐階未可知孟軻深
信亦還癡嶽翁方且爲天子女壻如何第
殺之李見詩大喜雷連數日所與談莫非
罵孟子也無何酒盡乃辭去旣而又有寄
酒者士人聞之再往作仁義正論三篇大
率皆詆釋氏李覽之笑云公文采甚奇但
前次被公喫了酒後極索寞今次不敢相
畱畱此酒以自遣懷聞者大笑

說畧叅集

不指掌錄

五

天雲山書院

張文潛嘗言近時印書盛行而鬻書者往
往皆士人躬自負擔有一士人盡培其家
所有約百餘千買書將以入京至中途遇
一士人取書目閱之愛其書而貧不能得
家有數古銅器將以貨之而鬻書者雅有
好古器之癖一見喜甚乃曰毋庸貨也我
將與汝估其直而兩易之於是盡以隨行

之書換數十銅器亟返其家其妻方訝夫
之回疾視其行李但見二三布囊磊砢然
鏗鏗有聲問得其實乃詈其夫曰你換得
他這箇幾時近得飯喫士人曰他換得我
那箇也幾時近得飯喫因言人之惑也如
此坐皆絕倒

魯直在鄂鄂州太守以其才望信重之士
人以詩文投贄守必取質于魯直而報之

說畧叢集

六批掌錄

六

入雲山書院

一同人投詩頗紕繆守攜見魯直意其一
言少助其人魯直閱詩良久無語太守曰
此詩不知酬以幾何魯直笑曰不必他物
但公庫送與四兩乾艾於屍骨上作一大
炷灸之且問曰爾後敢復湊分耶同人竟
無所濟

科場進士程文多可笑者治平中國學試
策問體貌大臣進士對策曰若文相公富

相公皆大臣之有體者若馮當世沈文通皆大臣之有貌者意謂文富豐碩馮沈美少也劉原甫遂目沈馮爲有貌大臣又歐陽永叔主文試貴老爲其近於親賦有進士散句云觀茲黃耆之狀類我嚴君之容時烘堂大笑

李廷彥曾獻百韻詩干一上官其間有句云舍弟江南沒家兄塞北亡上官惻然憫

說叢書

六指掌錄

七

天譚山

之曰不意君家凶禍重併如此廷彥遽起自解曰實無此事但圖對屬親切耳上官笑而納之

重見

歐陽公與人行令各作詩兩句須犯徒以上罪者一云持刀哄寡婦下海劫人船一云月黑殺人夜風高放火天歐云酒粘衫袖重花壓帽簷偏或問之答云當此時徒以上罪亦做了

黃裳酷嗜燒煉晚年疾篤喻諸子曰我死以大缸一枚坐之復以大缸覆之用鐵線上下管定赤石脂固縫置之穴中足矣

許義方之妻劉氏以端潔自許義方嘗出經年始歸語其妻曰獨處無聊得無與鄰里親戚往還乎劉曰自君之出惟閉門自守足未嘗履闕義方咨歎不已又問何以

自娛答曰惟時作小詩以適情耳義方欣

說纂叢集

八掛掌錄

八

雲山書院

然命取詩觀之開卷第一篇題云月夜招

鄰僧閒話

孫巨源內翰從劉貢父求墨而吏送達孫莘老中丞巨源以其求而未得讓劉劉曰已嘗送君矣已而知莘老誤畱也以其皆姓孫而爲館職故吏輩莫得而別焉劉曰何不取其髯爲別吏曰皆鬚而莫能分也劉曰旣是皆鬚何不以其身之大小爲別

吏曰諾於是館中以孫莘老爲大鬚孫學士巨源爲小鬚孫學士

有一故相遠派在姑蘇嬉遊書其壁曰大丞相再從姪某嘗遊有士人李璋素好訕譎題其旁曰混元皇帝三十七代孫李璋

繼至

章子厚與蘇子瞻少爲莫逆交一日子厚坦腹而臥適子瞻自外來摩其腹以問子瞻曰公道此中何所有子瞻曰都是謀反底家事子厚大笑

有一士人赴宴衆中有少年勇於色甫就席士人以服辭乃命撤樂及屏去群妓後勸酬及少年少年罪士人曰敗一席之歡皆君也正所謂不自殞滅禍延過客耶賓主爲之烘堂

東坡在玉堂一日讀杜牧之阿房宮賦凡

數遍每讀徹一遍卽再三咨嗟歎息至夜
分猶不寐有二老兵皆陝人給事左右坐
久甚苦之一人長歎操西音曰知他有甚
好處夜久寒甚不肯睡連作冤苦聲其一
曰也有兩句好西人皆作吼音其人大怒曰你又
理會得甚底對曰我愛他道天下人不敢
言而敢怒叔黨臥而聞之明日以告東坡
大笑曰這漢子也有鑒識

趙閱道罷政閒居每見僧接之甚恭一日
士人以書贄見公讀之終卷正色謂士人
曰朝廷有學校有科舉何不勉以卒業却
與閒退人說他朝廷利害士人惶恐而退
後再往門下人不爲通士人謂闈者曰參
政便直得如此敬重和尚闈者曰尋常來
見諸僧亦只是平平人但相公道是重他
袈裟士人笑曰我這領白欄直是不直錢

財闈者曰也半看佛面士人曰更那輟不得些少來看孔夫子面人傳以爲笑

張文潛言嘗問張安道云司馬君實直言王介甫不曉事是如何安道云賢只消去看字說文潛云字說也只有二三分不合人意處安道云若然則足下亦有七八分不解事矣文潛大笑

孝皇聖明亦爲左右者所惑有一川官得郡陞辭有宦者奏知來日有川知州上殿官家莫要笑壽皇問如何不要笑奏云外面有一語云裹上幞頭西字臉恐官家見了笑只得先奏所謂知州者面大而橫闊故有此語來日上殿壽皇一見憶得先語便笑云卿所奏不必宣讀容朕宮中自看愈笑不已其人出外曰早來天顏甚悅以某奏劄稱旨殊不知西字臉先入之言所

以動壽皇之笑也

紹興九年虜歸我河南地商賈往來攜長
安秦漢間碑刻求售於士大夫多得善價
故人王錫老東平人貧甚節口腹之奉而
事此一日語共遊近得一碑甚奇及出示
顧無一字可辨王獨稱賞不已客曰此何
代碑王不能答客曰某知之是名沒字碑
宜乎公好尚之篤也一笑而散

說夢集

入拊掌錄

十三

雲山書院

張文潛嘗云子瞻每笑天邊趙盾益可畏
水底右軍方熟眠謂湯燻了王羲之也文
潛戲謂子瞻公詩有獨看紅葉傾白墮不
知白墮是何物子瞻云劉白墮善釀酒出
洛陽伽藍記文潛曰白墮既是一人莫難
爲傾否子瞻笑曰魏武短歌行云何以解
憂惟有杜康杜康亦是釀酒人名也文潛
曰畢竟用得不當子瞻又笑曰公且先去

共曹家那漢理會却來此間厮魔蓋文潛
時有僕曹某者在家作過亦失去酒器之
類既送天府推治其人未招承方文移取
會也滿座大駭

哲宗朝宗子有好爲詩而鄙俚可笑者嘗
作卽事詩云日煖看三織風高鬪兩廂蛙
翻白出闊蚓死紫之長潑聽琵琶鳳饅拋
接建章歸來屋裏坐打殺又何妨或問詩

說家集

大樹堂錄

七

入書院

意答曰始見三蜘蛛織網於簷間又見二
雀鬪於兩廂廊有死蛙翻腹似出字死蚓
如之字方喫潑飯聞鄰家琵琶作鳳栖梧
食饅頭未畢聞人報建安章秀才上謁迎
客旣歸見內門上畫鍾馗擊小鬼故云打
死又何妨哲宗嘗灼艾諸內侍欲娛上或
舉其詩上笑不已竟不灼艾而罷

安鴻漸有滑稽清才而復懼內婦翁死哭

於路其孺人性素嚴呼入總幕中詬之曰
路哭何因無淚漸曰以帕拭乾妻嚴戒曰
來日早臨棺須見淚漸曰唯計既窘來日
以寬巾納濕紙置於額大叩其額而慟慟
罷其妻又呼入窺之妻驚曰淚出於眼何
故額流漸對曰豈不聞自古云水出高原
聞者大笑

石曼卿爲集賢校理微行娼館爲不逞者
所窘曼卿醉與之校爲街司所錄曼卿詭
恠不羈謂主者曰乞祗就本廂科決欲詰
且歸館供職廂帥不喻其謹曰此必三館
僕人也杖而遣之

吳中一士人曾爲轉運司別試解頭以此
自負好附託顯位是時侍御史李制知常
州丞相莊敏龐公知湖州士人遊毗陵挈
其徒飲倡家顧謂一騮卒曰汝往白李二

我在此飲速遣有司持酒殺來李二謂御史也俄頃郡廚以飲食至甚豐腆有一幕醫適在其家見其事後至御史家語及之李君極恠使人捕騶卒得之乃兵馬都監所假受士人教戒就使庖買飲食以給坐客耳李乃杖騶卒使街司白士人出城郡僚有相善者出與之別唁之曰倉卒遽行當何所詣士人應曰且往湖州依龐九耳聞者莫不大笑

說異叢集

天掛堂錄

十五

入雲山書院

北都有妓女美色而舉止生梗土人謂之生張八因府會寇忠愍令乞詩于魏處士野野贈之詩曰君爲北道生張八我是西州熟魏三莫恠尊前無笑語半生半熟未相諳座客大發一噱

張丞相好草聖而不工流輩皆譏笑之丞相自若也一日得句索筆疾書滿紙龍蛇

飛動使其姪錄之當波險處姪罔然而止
執所書問曰此何字丞相熟視久之亦自
不識詎其姪曰胡不早問致吾忘之

李丹大夫客都下一年無差遣乃授昌州
倅議者以去家遠乃改授鄂州淵材聞之
乃吐飯大步往謁見其人言丈文改鄂倅
有之乎李曰然淵材悵然曰誰爲丈文謀
昌佳郡也奈何去之李驚曰供給豐乎曰
非也民訟簡乎曰非也曰然則何以知其
佳淵材曰海棠無香昌州海棠獨香非佳
郡乎聞者傳以爲笑

石曼卿隱於酒謫仙之才也然善戲嘗出
遊報寧寺馭者失控馬驚曼卿墮馬從吏
遽扶掖升鞍市人聚觀意其必大詬怒曼
卿徐着鞭謂馭者曰賴我是石學士也若
瓦學士豈不破碎乎

王榮老嘗官於觀州罷官渡江七日風作
不得濟父老曰公篋中蓄奇物此江神極
靈當獻之得濟榮老顧無所有有玉麈尾
卽以獻之不可又以端石硯獻之不可又
以宣尼虎帳獻之亦不驗夜臥念曰有黃
魯直草書扇題韋應物詩云獨憐幽草澗
邊生上有黃鸝深樹鳴春潮帶雨晚來急
野渡無人舟自橫卽取視愷恍之間曰我
猶不識彼寧識之乎持以獻之香火未收
天水相照如兩鏡對展南風徐來帆一飽
而濟吾意江神必元祐遷客鬼爲之不然
亦何嗜之深也書此可發一笑

余家舊有軒渠錄此卷從吳純齋處袖
歸謹抄于且喫茶小軒中起八月三日
庚子迄六日癸卯是日小雨弄晴頗快
人思時太歲丙戌至元十禩也映雪老

人華亭孫道明志時年六十九矣

拊掌錄終

說夏癸集

人拊掌錄

六

大書院

07808

人華亭孫道明志時年六十九矣



